



新潮小说系列

INPILIJIN

洪烛·主编

曹宏并非如他所讲的不好女色，只是他的好色较常人更加隐晦。他把女人定位在弱者的位置。曹宏看重的是他能以强者的姿态征服（至少表面上征服）那个弱者。最使他陶醉的男女关系是老虎与兔子的关系。

吴晨骏◎著

竹 肋 疲 力 尽

J INPILIJIN

在石勇此次京城之行中，观看戈明的现代舞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，并非戈明的现代舞好到了绝顶，而是戈明的现代舞恰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——对石勇来说，京城之行，是石勇的一个梦。京城，是他梦中的一个城市。石勇吊在这个城市的上空，晃呀晃。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筋疲力尽

吴晨骏 ●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筋疲力尽 / 吴晨骏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4.8

(黑马丛书·新潮小说系列)

ISBN 7-5059-4711-7

I. 筋… II. 吴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2315 号

书 名	筋疲力尽	黑马丛书·新潮小说系列
作 者	吴晨骏	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	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	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	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	
责任编辑	杨小葵	
责任印制	李寒江	
印 刷	霸州市长虹印刷厂	
开 本	850 × 1168	1/32
字 数	145 千字	
印 张	7.125	
插 页	2 页	
版 次	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	
书 号	ISBN 7-5059-4711-7/I · 3688	
定 价	13.80 元	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目 录

- 1 / 筋疲力尽
- 153 / 啊,美好的生活
- 181 / 往事或杜撰
- 220 / 吴晨骏主要作品索引



筋疲力尽

第一章 夜闯校园

“去 N 大学。”李匡胤说。

“行，去 N 大学。”石勇说。N 大学位于齐齐哈尔路，离黄山路不远。

“去找女孩玩。”李匡胤说。

“行，去找女孩玩。”石勇说。

傍晚，石勇和李匡胤酒足饭饱走出黄山路的小饭馆，仰望满天星斗，显得茫然无措。他们步行进入 N 大学环境优美的校园，桂花的浓香在校园的小山坡上流淌。李匡胤直奔校园尽头的女生宿舍，石勇紧随其后。他们像在执行某项特殊使命，裤带上暗藏着装满子弹的手枪，双目喷射出精液的气息。

两条黑影在灰色的校园小路上疾速穿梭，他们一声不吭，眉宇紧锁，能否找到女孩的担心像催人奋进的鼓槌一样敲击着他们的胸膛。

在女生宿舍 6 舍门口，李匡胤做了个动作，吩咐石勇站在门



外,由他一个人进去。李匡胤整整衣领,抹了抹头发,深呼吸几次,然后沉着地走进6舍的传达室。石勇对李匡胤把他撇在门外有点气愤,便转过身子,走向楼房的侧面,透过楼房墙壁上亮灯的窗口,看向那些衣衫单薄的女学生零零碎碎的胳膊和脖子。

石勇的脚在地面无聊地移动,把身子又转了个方向,目光停留在操场边竖立的一个长方形物体上。他走上前,发现它原来是块黑板大小的布告栏。石勇就着黯淡不明的光线,俯身浏览布告栏上的纸片。在乱糟糟的纸片堆里,一张撕了个豁口、像飘拂的尿布的大红色布告引起他的格外注意。布告的全文是:

热烈欢迎著名作家谢灵运莅临我校讲学。讲座:梦的家
园;主讲人:谢灵运;任课教师:曹宏;时间:周五晚七点半;地
点:西庭园中文系教室。

“曹宏”这名字从布告上蹦进石勇眼中。

石勇心一沉,想起曹宏——他最要好的朋友——正是在N大学中文系教书。

“我怎么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呢?”石勇不禁暗暗自责。

曹宏任教于N大学已有好几年了。照理刚才李匡胤一提到N大学,石勇就应该立刻想到曹宏的。曹宏原先在一家出版社工作,出版社刻板的生活使他很厌恶,一心想跳槽。其时他正经历与Q女士的离婚和与H地T女士的热恋。T女士为他在H地联系了一份不错的差事,同时曹宏本人也悄悄地瞄上了N地的N大学。当一切尽在他掌握之中,他悠闲地乘上去H地的火车。在H



地,他尽情享受了整整一个月甜蜜时光:T女士的烹调手艺和无限温情。就在T女士和他商量第二天去街道领结婚证时,他果敢地于当天下午用火车将自己那一堆肥肉运回N地。他放弃了H地的差事(包括T女士。T女士是他早就决定放弃的,而T女士为他准备的那份差事则是他去H地实地考察后决定放弃的),选择了N地的N大学。

曹宏说,他不习惯H地,只习惯N地。他抛弃了T女士,继续赖在Q女士的住宅内,用难以成真的与Q女士重结连理的迷药喂养Q女士的梦想,直到他勾上小柔。

石勇聚精会神看那张布告时,一个人偷偷摸摸地走到布告栏前,和石勇一样噓眼盯住同一张布告。这人托着下巴,好像他的下巴非要这样托住才不致掉下。他沉吟良久,像在研究有关世道人心的重大课题。石勇转身时差点被身边这个沉默的人吓昏。

“找到那女孩没有?”石勇问。

“没找到,同宿舍的女孩说她上晚自修去了,”这人失落地说,“今天是周末,想不到她用功到这种程度。”

石勇黑暗的脑海中闪过一线亮光。

“李匡胤,你刚才说什么?”石勇噤声道。

“什么刚才说什么?”李匡胤糊涂地问。

“就是刚才,”石勇说,“你说那女孩什么了?”

“我说她上晚自修去了,真倒霉。”

“不是这个,你还说什么了?”

“我没说什么,我只说她上晚自修去了。”



“不是晚自修，你一定还说了什么。”

“我没说什么。”

“你一定说了。”石勇在布告栏前踱步，回想那犹在耳侧的李匡胤的声音。

“今天是，”石勇重复他记忆中的李匡胤的声音，“对，就是这个，你说今天是……是什么？”

“周末。”李匡胤答道。

“周末就是星期五，星期五就是周五，周五就是今天。”石勇接着他的话说。

对石勇缜密的推论，李匡胤连连称是。

“现在几点了？”石勇急促地追问李匡胤。

“没戴表。”

“大概呢？”

“八点。”

“这不就成了！”石勇说，“既然找不到女孩，就去找曹宏。也不枉我们来N大学一趟。”

“你是指那张布告吗？早点说嘛！兜了这么大的圈子。我刚才也考虑是不是去听听那个谢灵运讲课呢。我想不通曹宏为什么不请你我这样的大作家讲课，偏偏请那个谢灵运。你听说过N地有叫谢灵运的作家吗？反正我没听说。当然，说不定我们要找的女孩就坐在那些听课的学生当中。”

两条黑影立刻行动起来，一头扎进校园里小路的迷宫。他们在桂花的浓香中左冲右突却怎么也冲不出迷宫。他们根本就不清楚西庭园在校园的哪个角落，也就永远到不了中文系教室。他



们并不是没有询问那些在校园里散步的学生，都怪校园的小径太复杂了，桂花的香气仿佛是妖孽施放的迷惑人的妖瘴。石勇和李匡胤这两个热带丛林的探险者，力图做最后的挣扎，冲上了一座小山的半山腰。

圆月的月亮下面，一幢老式楼房突兀地显现在荒凉的山顶上。楼房的窗户溢出雪亮的灯光，画出山坡上密密麻麻交错的树枝和藤蔓。这情景着实唬住了石勇和李匡胤这两个陌生的闯入者。

他们在延伸不止的小路上停下脚步，不敢贸然向前，拨开覆盖在额头上、挡住视线的、乱发一样的树枝，窥视着山顶的那栋楼房。他们倾听满山遍野的寂静，迟疑地相互看看。那栋楼房的外表很难使他们相信这里就是中文系，这座小山无论如何也不像所谓的西庭园。李匡胤猫腰蹑手蹑脚向山上爬了一段，头也不回地朝石勇招招手。

李匡胤自封侦察排长，石勇尽管对此不满，还是跟了过去，以防排长遇到不测。

他们紧贴着小路的边缘，在树阴的掩护下移动步伐。侦察排长时而像勇猛的山贼，阔步前进，时而又显得犹豫不决、谨小慎微，双腿灌了铅似的难以举起，一步一停顿，竖起耳朵，睁大眼睛，这时一只蚊子飞过眼前也像一架飞机那样可怕。石勇硬着头皮，尾随着排长，被排长的错乱搞得神经紧张。

山路变得平缓，他们终于到达了山顶。他们与山顶的神秘城堡之间，仅仅隔着一小块水泥铺设的空地。

皎洁的月光映照着空地上的一张圆面石桌和几只石凳。李



匡胤站住了，石勇急行几步，站到和李匡胤并肩的位置。他们依然隐藏在树木的阴影里，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探进前方城堡的大窗户，假如李匡胤随身带有他那只看球赛用的军用望远镜，他一定会不假思索地举起它的。

“窗户里全是人。”李匡胤惊叫道。由于激动，他已顾不得自身的安全。

石勇看见楼房的窗户里坐满了人。那是一间大教室，一排排课桌呈阶梯状排列，前排最低，往后逐级升高。每一排课桌上都搁着几十颗挨得很近的人头。

教室的门开在后面的墙上，门口挤了不少站着的人。课桌上的人头和站着的人，都纹丝不动，像僵死一般。教室里惟一的活物是前面讲台上的人，那人一会儿模仿电视里的演讲镜头，胡乱挥舞双手，一会儿作沉思状在讲台上转圈，间或他背对台下的人在黑板上写字，写完后用手上的粉笔猛敲几下黑板。

渐渐地，石勇听到某种由弱变强的声音，这声音先像蚂蚁在皮肤上跑动给人带来的瘙痒，继而像沸水的冒泡声。

“我们找到中文系教室了。”石勇和李匡胤同时想。他们快步穿过水泥空地，像淌过丛林中的一潭清澈的小溪，奔向教室。

“现在我们来研究梦的性质。”讲台上那人嗓门洪亮地说。

教室的窗户很阔很大，窗台却不高。抵达窗边的那两个人舒适地趴在窗台上。窗户敞开着，教室里的汗臭和霉味直扑他们的鼻孔。

“我想在座的各位没有人从来不做梦吧。如果谁敢跟我打赌



他从来不做梦，我肯定他会输。”讲台上的人说。

“你做过梦吗？”为活跃气氛，他指向前排的一个女孩。

“我做过的。”那女孩羞涩地红着脸回答。

“那位同学，你做过梦吗？”讲台上的人踮起脚，指向后排的一个点。他指的那个点附近，几个学生在相互推诿。

“他指你呢。”

“不对，他指的是你。”

“我想，这个问题就不必回答了吧。显然每个人都做过梦。”讲台上的人武断地说。

“喂，同学，请问那讲课的是谢灵运吗？”李匡胤问紧靠窗台的一个女学生。

“流氓！”那女学生困惑地寻找声音传来的方向，当她看到窗外的两人时，吃惊地尖叫。

“你说谁是流氓？”李匡胤问。那女学生把头别过去，不再理睬李匡胤。

“你看，曹宏坐在教室的前排！”石勇对李匡胤说。

“在哪儿？”李匡胤伸长脖子。

“你还没看到？他坐在前排的中间，在打瞌睡。”

“我真没看到。啊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其实我根本不认识曹宏。”李匡胤拍拍脑门。

“我真糊涂，我一直以为曹宏也是你的好朋友。”石勇愤慨地说。

“现在我来考考你们，”讲台上的人说，“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梦见了迎亲的队伍，这个梦意味着什么呢？”



教室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思考的波澜。

“让我来解开这个谜底，”讲台上的人等了片刻，失去耐心地说，“这个梦是说，做梦的人家里将要死人。”

“算了，不听了，那人在胡说八道。”李匡胤离开窗户，走向楼房前面的空地。

石勇也觉得那人是在胡说八道，难怪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说“谢灵运”这个名字，原来谢灵运的研究太刁钻了，刁钻得让人感觉就是胡说八道。石勇收回窗台上的胳膊，回头看到李匡胤已经端坐在月光下的石桌旁，向他招手。石勇懒懒地走到石桌前，斜着身子将半个屁股搭在下面的石凳上。

“还是谢灵运这样的作家吃香，有人请讲课，我估计曹宏还会发给他红包。”李匡胤毫无道理地感慨。

“不要见了别人成功就眼红。”石勇规劝李匡胤。

“给我谈谈曹宏吧。我听你说了无数遍曹宏是你最好的朋友，听得我耳朵都起了老茧，听得我忘了我根本就不认识曹宏。你说，曹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待会儿和他见面时我也好随机应变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嘛！”李匡胤说。

“曹宏是我最好的朋友……”石勇说。

“这我早就知道。”李匡胤说。

“最好的朋友……”

“你有完没完！曹宏除了是你最好的朋友，还是什么呢？”李匡胤叱责。



月光像纱布一样轻柔地覆盖着水泥空地上的石桌,以及石桌旁的李匡胤和石勇。

“李匡胤,”石勇正色道,“我相信,你如果和曹宏深交,你也会把曹宏当作你最好的朋友。”

“我没有你那样的自信,总体上我对人很失望。”李匡胤说,“我可能会和曹宏成为朋友,就像我和你一样。但最好的朋友,我想还不至于吧。”

“他精通古琴,个子很高,修养和造诣深厚,出过好几本小说集,你以后一定会喜欢上他的。”石勇说。石勇眺望李匡胤背后的山坡,石勇凝视那朦胧树影里的寂静,倾听那寂静,那散发桂花香味的寂静。刚才他们上山时所走的小路,从水泥空地的边缘钻进树影里去,被树枝和杂草遮掩,像条闷声闷气游动的蟒蛇。

“我不太容易喜欢上一个人,尤其是太有学问的人。”李匡胤固执地说。

“那你干吗要问我曹宏是什么样的人?”石勇很生气。

“我了解他。我喜欢了解别人。”李匡胤说。“只有了解他,才能掌握他;只有掌握他,才能制服他。”

“噢,对了,他还离过婚。”石勇说。

“是吗?”李匡胤暧昧地笑了一下,月光把他的笑容映照成一副鬼脸。“下课了,石勇你看,你看教室里的人都站起来了。”

石勇把目光从山坡那边收回,在淡灰色的空中划了个圆弧,栖息在教室明亮的大窗户上。果然,教室里原本呆若木鸡的学生全都站起来,像不会游泳的落水者一样挥舞双手,纷纷拥向教室前面,簇拥在讲台附近,将谢灵运团团包围。



“教室里那么乱,是不是出事了?”石勇问。

“走,过去看看。”李匡胤这时似乎又想起了他侦察排长的身份,果断地对石勇下达命令。随即自己迅速离开石桌,一头扑向教室的窗户。石勇撒腿紧跟其后。石勇虽无法忍受李匡胤这种命令的语气,但他对命令——正式的、非正式的、严肃的、滑稽的、名正言顺的、师出无名的——具有天生的畏惧心理,只要是命令,他一概执行。正是由于了解石勇的脾性,李匡胤才敢肆无忌惮地对石勇胡乱发号施令。

他们趴在教室的窗台上,只听教室里一片喧哗。

“给我签一个,给我签一个。”

“签这儿。签我书包上。签我课本上。”

“呵,原来在请析梦大师谢灵运签名。”李匡胤不无醋意地说。

石勇看到曹宏把头歪挂在高大身躯的肩膀上,两腿微分,手插在裤兜里,慵懒地站在讲台旁边。

“曹宏!”石勇在窗外叫道。

曹宏的头在肩膀上颠了几颠,他翻翻眼皮,看向教室的窗户。石勇竭力把脸伸进窗框。曹宏一定认出了这张脸,否则他不会对他噘起嘴,两片嘴唇明显掀开成喇叭状。但他嘴里却不发出任何声音,像一时语塞的样子(不知他是想说“欢迎”、还是“哎呀”、还是“胡闹”)。很快,他收起嘴上的喇叭,恢复了刚才的慵懒模样,头歪在肩膀上,眼睛的余光扫向鼻涕虫似的索取签名的学生。

“给我签一个……签一个……签一个……签一个。”

“曹宏!”石勇又直着嗓子喊。

曹宏这才穿过课桌,到窗户跟前。



“啊，石勇！”曹宏大叫。有一把钥匙开启了曹宏体内的发动机，使他的热情一下子爆发出来。

“我们来听你的课。”石勇说，“这是李匡胤。”

曹宏根本没往李匡胤那儿看，似乎李匡胤是灯光打在石勇身上产生的影子。

“你在这儿等一会，我还有事。”曹宏说。

“那好，你去忙吧。”石勇说。

曹宏体内的钥匙一扭，熄灭了发动机，板起脸，大步闪到讲台边，站着，有一搭没一搭地拿眼睛斜觑渐渐稀少的围困谢灵运的学生。谢灵运的身子也一部分、一部分地露出。他仍在给最后几个学生签名，一边和学生们亲切交谈。

谢灵运打发走一个男生，讲台上仅剩两个女生还舍不得离开。

一个女生伸出一只白皙的手，从动作上判断，她想让谢灵运把名字签在手上。

曹宏这时不由自主地移向谢灵运，加入他们的交谈。曹宏咧嘴微笑，嘴缝里闪烁着牙齿反射的白光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在谢灵运弯腰把名字签在女生手上时，曹宏握着那女生纤细的手腕。

那女生就是后来成为曹宏女朋友的小柔。

曹宏曾说过他喜欢长有漂亮手指和脚趾的女人，此刻他仅观察到小柔的手指很漂亮，为了搞清小柔的脚趾长得到底如何，他正在做将小柔弄上床的思想准备。

小柔得到签名后，心满意足地和同伴，一个胖女孩，背起书包走了。曹宏出神地目送她走向教室后面的门。



谢灵运搓搓双手的粉笔灰，从课桌上提起一只棕色的公事包，里面鼓鼓囊囊地装满有关“梦”的研究资料，向前迈开一条腿，回头示意曹宏跟上。

曹宏忙不迭地将高大的脊背哈下来，呵护着谢灵运，看上去他正推一辆独轮车将谢灵运载向教室的后门。

转眼两人都不见了。教室里冷冷清清地散布着一些赶作业的学生。

“快，”李匡胤说，“去教学楼的大门口截住他们。”

“我们在这儿等曹宏不好吗？”

“你这是坐以待毙。听我的，我们快去截住他们。”排长下令。

两条黑影转身冲进夜色中。在侦察排长李匡胤的指挥下，这个两人小分队开进了水泥空地，绕过月光中的石桌，前面就是教学楼——敌人城堡——的大门。但他们还是比敌人晚了一步。曹宏和谢灵运乔装成倒卖蔬菜瓜果的小贩夫妇，由曹宏推着独轮车，谢灵运坐在车前的轱辘旁。独轮车已经驶出了城堡大门，向下山的小路上咯吱咯吱推去。

“追！”排长一挥手，两条黑影不由分说冲进下山的小路。前面有几处拐弯，密密的树枝挡住了那对假夫妇的身影。侦察小分队的两名队员拨开树枝飞奔到山脚，站在校园中的平地上，左右张望，脚下的路四通八达，前后都是岔路口，根本看不见独轮车和一推一坐的两个小贩。虽说李匡胤是排长，这时却也失去了主张，困惑地站在月色明亮的小路一侧抓头。

“早知如此，我们在原地等他算了，曹宏送完客不就回来找我



们玩了吗？”石勇说。

“只能这样了。”李匡胤垂头丧气地说。

他们回到山上，坐在空地上的石桌边。刚才的一番冲刺，使两人都有些心慌气喘，虽说夜已深了，间或有微弱的夜风吹来，他们身上的汗水还是弄湿了衣衫。

“曹宏不会来了。”石勇扑通乱跳的心中一个声音说。

“不，他马上就会回来，他不会丢下我们不管。”石勇心中另一个声音立刻跳出来反驳。

“他没准忘记了我们呢？”第一个声音问。

“不可能，他明明看见我们站在窗外，还过来和我们说了几句话，叫我们等他。这是事实。”第二个声音以事实为根据。

“但这些事实不能说明他必然会来找我们呀。除非曹宏有求于你，这些事实才有可能导向结果。否则，即使他看见了你，和你说过话，他也会把你当成他梦中的虚假人物，你只是他梦的一部分，等他醒来你就不存在了。他有求于你吗？”第一个声音挖苦说。

“暂时没有。”第二个声音说。

“那不就得得了！”第一个声音说，“曹宏才不会在你和李匡胤这两个无用的傻蛋身上消耗他的精力。他会回来和你们玩？做梦去吧！除非将来有一天他有求于你，他才会想到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你这样一个傻瓜朋友，偶尔和你玩上一玩。”

石勇从石凳上站起身，走到水泥空地上，抬头看看滚圆的月亮。他想对沉默的李匡胤说点什么，终于没开口。时间随月光流淌到地面，流进空地旁的山坡。他们期盼中曹宏高大的身躯始终